

余光中：要寫好詩先多讀書



▲余光中（左二）與本地音樂人胡銘堯（左一）、曾葉發（右二）、柯大衛（右一）分享詩歌與音樂的關係
本報攝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馬田·霍羅斯特單簧管獨奏會」	晚上八時十五分於香港演藝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上演。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上午九時三十分及下午二時十五分於屯門大會堂文娛廳舉行。
■好友金曲研習社「好友緣金曲會知音」	晚上八時於屯門大會堂文娛廳演出。
■「助膳計劃慈善戲曲匯演」	晚上七時三十分於油麻地戲院劇院舉行。
■音樂藝會「普樂同歡粵曲晚會」	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高山劇場劇院演出。
■「沁映（從草月流花道透視第41屆香港藝術節主題精髓）」	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展出至本月二十二日。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余光中上周五下午在中文大學邵逸夫堂與學生交流時，特意穿了一件紅色衫；而晚上在鄭裕彤樓演講廳與本地作曲家曾葉發等人對談音樂與詩歌的關係時，又換了件淡紫色的毛線衫。

他還是瘦，還是戴一架金絲邊眼鏡。說話慢悠悠的，細聲細氣，卻常有俏皮話兒在詞句中蹦出來。

詩作佳句信手拈來

「粉絲不嫌多，知音不嫌少。」話音一落，全場人都笑起來。看來，這爺爺是預備一直在「明星詩人」的路上走下去了，而且，還走得挺開心。

甚至，他當初寫某些對仗格式俱工整的詩時，早已預料到有作曲家將它們譜成歌。比如那首《鄉愁》，起承轉合，象徵隱喻中總是能見出中國古典詩詞的影子，琅琅上口。

「在我看來，詩是時間的藝術，本身就包含了音樂的成分。」他舉古詩中「魚戲蓮葉」的例子，說漢樂府中這首「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若改成「魚戲蓮葉東西」，意思雖不變，卻少了音韻的重複疊沓，總歸是無趣了。

余光中常說，若記事，他選散文，若傳情，則必定用詩。在他那裡，詩作由首至尾自有一種趨勢，「是一波一波接下去的」。「比如蘇軾寫《赤壁懷古》，開首就是『大江东去，浪淘盡』；而同樣的題材寫成散文比如《赤壁賦》，則可以不用着急，先交代『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再慢慢醞釀。」

余光中的詩詞學養之深，令在座後輩頗為嘆服：八十五歲高齡的他，竟能將陶淵明一首《歸園田居》不錯一字地背出，或信手拈來濟慈或拜倫等人的詩作佳句，頻頻令記者身旁一群學生模樣的女孩子驚嘆。

靜心寫作不可圖快

他說，若將自己一生的學識比作一條河，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是下游，西方文學是一條重要支流，而主流或者說幹流，永遠是中國深厚博大的古典文學。所以，講座現場有同學問他怎樣寫好詩，他笑一笑說，「多讀書吧」。

而如今，恰恰是靜不下心來好好讀書的網絡時代。「現在什麼都圖一個快，那省下來的時間幹什麼？」余光中說，自己若要靜心寫作，不必喝咖啡，只消找一間安靜的屋子，關上手機遠離電腦便可。「科技是忙出來的，文化是閒出來的。」言外之意是，用着科技時代的裝備，怎麼寫得出好文章？

其實，到了余光中這樣的年紀，有了這樣的閱歷這樣的名聲，再出來講座已經不圖受眾怎樣認可他贊同他了。那一晚，他並沒有苦口婆心地勸人要這樣不要那樣，而從來都是講自己。問他中國詩歌的發展方向，他說不知道。可興致來了，他會起身讀一段Thomas Nashe的《春天，甜美的春天》，還硬要說自己模仿詩中四種鳥叫時異常有趣。

或許，老頑童就是這樣的了。



▲余光中（中）在中文大學與學生交流時，說「粉絲不嫌多，知音不嫌少」
本報攝



▲余光中在中大的講座，聽者眾多
本報攝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坐於碎星閃閃的天空下》，帶出「每人都應可選擇自己的生活」的思考



▲現場樂隊於轉場及劇末時演繹了共五首歌曲
▼戲劇結合了多媒體製作



▲兩代的矛盾與淡淡鄉情



《碎星閃閃》帶出深涌鄉情

何俊輝

選看新劇團「查馬迪高斯」的《坐於碎星閃閃的天空下》，是由於看見此劇的宣傳文字，似反映編導葉曉雲要透過創製舞台劇來帶出「深涌」這地方的大自然風光和鄉情。近年，有一些音樂會與環境舞蹈作品走到新界、離島的鄉郊演出，使市區觀眾既可看表演又可親身體驗平日忽略了的大自然風光和鄉情，而由曾翠珊編導的電影《大藍湖》，就更是創作人將自己在西貢蠔涌的生活體驗，變成一齣讓觀眾細味當地風光和鄉情的劇情片。《坐》劇跟《大藍湖》是相似的，場刊說編導由童年到少年都在深涌生活，令他有能力將自己的生活體驗變成角色的生活體驗，讓未到過深涌的觀眾邊追看劇情邊對深涌人的生活處境有些了解。

觀眾如在深涌實地

《坐》劇表明是「多媒體劇場」，劇中的確穿插了多段於深涌實地拍攝的錄像片段。把片段中的深涌士多、荒廢小學跟台上的布景作比較，布景當然不能以1：1的比例將實景呈現在台上，但士多、小學布景的質感仍細緻得跟實景有八至九成相似。若當錄像片段不存在，士多布景中的魚網、果皮串和門楣對聯設計，以及小學布景中的大門和雜草、一個可讓演員在劇場喝山水的水龍頭，加上劇中不時響起的蟲鳴音效，以及酸蘿蔔、蠔豉乾、豆腐花、草地、草藥、漁塘、泥鰻、滿天星……等台詞常提及的鄉村事物，依然能使未到過深涌的觀眾恍如置身深涌實地。

劇中的五個角色各有不同的性格、生活習慣和人生路向，從他們之間的相處、衝突可見到城與鄉的關係、變遷，以及深涌人選擇離開或留下深涌的理由（台詞指深涌只剩下幾戶人家）。

李景昌飾的中／老年士多老闆發哥，每次聽到地產商想收購士多都生氣。雖然李景昌在外形和化妝上跟真實的中／老年人有一段距離，但從他生氣時那由心而發的執著態度中，確能使觀眾感受到發哥對深涌的感情似日積月累，當發哥剖白其妻葬在深涌，所以他堅決不離開此地時，筆者尤其覺得李景昌將台詞說得相當深情並令人感動，看來沒有在深涌住過的他於演戲時是將「真摯、一往情深的愛情體驗或嚮往」，跟「習慣了深涌的生活方式便不想改變」的角色心態緊扣起來。

角色心境呼之欲出

李詠茵飾的Tracy從已故男友的日記中初步認識深涌，繼而走進深涌住數天以體會他於此地的生活、成長足跡。Tracy既對鄉村不少事物顯得很好奇、享受，又怕喝鄉村的水會肚痛，她將城市人對鄉村的矛盾心態演得傳神，愈到劇的尾段，Tracy愈愛深涌，再沒有害怕。一些涉及Tracy已故男友的情節，李詠茵演得真摯、深情，跟發哥對亡妻的懷念不遑多讓，不同的是深涌始終不是Tracy的家，她選擇當過客。

林泳怡飾的阿靜（發哥二女）是個非常害羞和文靜的女學生，她享受鄉村的寧靜悠閒，怕到市區跟人們接觸；阿靜遇上Tracy這城市人後性格開朗了一點，開始有勇氣踏足市區，將來她會在城市還是在鄉村生活？劇情沒交代，可留給觀眾想像。阿靜見到陌生人時的一臉害羞，在林泳怡的身體語言演繹下略嫌誇張，可能會令觀眾將害羞、社交障礙跟輕度弱智混淆，不過筆者喜歡林泳怡初接觸Tracy時把要講的話講得焦急，充分體現她的內心很想將害羞狀態盡快結束。

梁皓恩飾的文文（阿靜的姊姊）搬到市區居住以便工作，奈何既要捱房租又不像深涌般有很大的居住空間，她想父親賣士多來幫補屋租，並嫌前男友忠仔（黃漢滿飾）留在深涌生活沒出息；忠仔視其小學同學（即Tracy已故男友）為榜樣，立志當教師幫助居於深涌的學生。忠仔跟文文所要求的演技取向剛好相反，黃漢滿演時是突出角色的純樸、憨直和堅毅之心，而梁皓恩則比李詠茵演得更更有城市女強人的感覺，但該份感覺中的硬朗明顯是強裝出來，梁能細膩地演到硬朗背後的迷惘與心軟。

導演安排了ZOOCOOM樂隊於轉場及劇末時現場演繹了共五首歌曲，四首改編與一首原創歌將每場戲中重點刻畫的角色心境彰顯出來，都成功做到畫龍點睛的效果。

看完《坐》劇後，筆者真想到深涌一遊，希望有些創作人能把一些具特色的社區、鄉村面貌放進自己的作品中，讓觀眾領略一模一樣的住宅和商場並非是生活的唯一選擇。



▲吳冠中《無錫太湖》
▲蘇立文（左）與畫家劉國松合影

蘇立文 展珍藏欣於所遇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欣於所遇」展覽，正展出蘇立文與吳環夫婦收藏的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品，以慶祝香港大學博物館學會成立二十五周年，以及美術博物館創館六十周年。今次也是蘇立文夫婦的珍藏首度來港展出。

港大美術博物館舉行展覽會開幕禮當天，英國牛津大學聖凱瑟琳學院休休院士蘇立文、香港大學博物館學會主席霍關天穎、美斯藝術總監區月顏，以及香港大學副校長周肇平等出席了開幕式。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辦這展覽，以感謝蘇立文對中國藝術史及二十世紀中國繪畫研究作出的貢獻。其藏品主要探討中西媒介與表達方式的關係，展品包括畫家吳冠中、黃永玉、龐薰榮、吳作人、張大千、齊白石、趙無極和呂壽琨，雕塑家朱銘和王克平，以及香港藝術家黃青芳、朱興華、王無邪、譚志成及朱楚珠的作品，還展出由香港藝術家送贈蘇立文夫婦的兩本圖冊。

一九四〇年代，蘇立文到中國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工作，與中國藝術及藝術家結緣。當時，他

與吳環（後來成為其妻子）認識了很多到成都逃避戰禍的文人雅士，彼此建立深厚的友誼，他們便從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開始收藏中國藝術品。

蘇立文中國藝術收藏的創建時期，中國正值內戰、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他與吳環的藏品大多由其相識的藝術家朋友饋贈。一九六〇年，蘇立文夫婦繼承了好友英國駐華外交官杰弗里·賀德立的遺贈，當中包括傅抱石、任伯年和丁雄泉大師的作品。此後，蘇立文夫婦回到中國，並在「文革」後重新聯繫他們的藝壇知交，這時他們深受以嶄新表現形式創作的藝術品所吸引，開始購藏現代中國藝術品。同時，他們了解到劉國松及呂壽琨等藝術家在台灣及香港兩地推動的現代藝術運動。

蘇立文生於一九一六年，一九三九年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一九四〇年，他前往中國從事國際紅十字會的志願工作，並參與考古研究工作。其後，他認識生物學家吳環，兩人於一九四三年結為夫婦。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欣於所遇」展至四月七日，詳情可瀏覽www.hkumag.hku.hk。



▲齊白石《畫樹成林圖》